

异人(闪小说两题)

■彭建华

踏歌而行

二十多年前,去某地出差,住在小镇临街旅馆里。那时的我正遭遇了一些波折,心里无斥着化解不开的苦闷。

时值深秋,又下了霏霏细雨。窗外一排高大的梧桐树枯叶飘零,本就让人伤感。再有雨打梧桐叶,犹如蚕噬,更让我平添了宋人汪藻“梧桐雨,还恨不同听”的糟糕心绪。

这样的夜晚,无法不让人失眠。

清晨的时候,正迷迷糊糊睡着,突然被一阵歌声吵醒。楼下有人高唱京剧《打渔杀家》,还播放着音响,由远及近一路高亢而来,再渐次远去。仔细听听,似乎还伴着某种铁器撞击水泥地面的声音。

“闲来无事江边游,海水滔滔向东流。手搭凉棚用目瞅,柳荫之下一小舟。”字正腔圆的男高音。虽然被打扰了清梦,但我却突然神清气朗,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披衣

深海明珠

■邓开衡

时间如铅,凝固在2020年10月5日晚上11时45分,胞兄邓开善溘然长逝。恍若梦幻,他离世至今已是一月。祭奠魂灵,跨越了时空,我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依然难以自拔,匍匐在地欲口,与他阴阳两隔,看见了一个远去的背影停留在风中,四周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光斑在跳跃,那鲜亮的光斑是什么?

是溅落的往事!俯拾起他往事的碎片,沉甸甸的,铮亮瑰丽,我望见一个翩翩的少年向我走来。

那时,在祁阳县城人字街口,一个一边倒的破烂木房屋,不到20平方米,架设了一个小阁楼,瓦片是五颜六色的,那是从不远处的窑厂捡来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这房屋成了我们父母、5个兄妹的栖息之所。

家里穷,吃了上顿没下顿,迫于生计,父亲抱着板车到乡下贩卖柴到县城去卖。开善是长子,我是次子,少年时都长得瘦猴似的,就在后面推着板车,一步一步艰难。中途歇息,吃着带来的饭团,他总不忘扳下一截饭团给父亲吃,我也照此效仿。

他和我各在县一中和县三中读书,两人期末拿着“三好学生”奖状回家报喜,却两人因交不起学费而犯难。我一气之下撕掉了奖状,他则将证书粘好贴在墙上。

我从小爱画画,拿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西游记”之类小人书,我就照着画,被父亲发现全部焚烧。他就在废品店找书给我,满足了我求知的心愿……

每一个镜头,注入了他少年生命的颜色,这颜色涂抹着孝道、悲悯、扶助。

尔后,他入学于湖南交通学校,我由于父亲在文革打成反革命分子受牵连,下放插队于一个偏远的农村。两人困于邮资,加上两地相隔,联系甚少。尔后他入职于衡阳汽车运输公司作氩焊工、代课教师、入大学、任衡阳地委书记秘书、衡阳市文

化局局长、党委书记、衡阳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我考取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历任祁阳二中教师、县文化馆长、祁阳报社社长、总编,永州市文联兼职副主席、衡阳市文联副主席、《文学天地》杂志社主编。文化教育的经历,我们几乎同样握着一管笔,在文字方阵中纵横驰骋,开疆拓土。

他的散文随笔、歌词、文学评论、短篇小说、微型小说、百字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十八般武艺要的呼呼吸风,有声有色。

文如其人。他很修边幅,干净整洁,头发从不混乱,用头油整理。最亮眼的是他的皮鞋,一点灰尘都要轻轻掸掉。这样严谨的讲究,在文学创作中可见一斑。他的微型小说《月照南窗》《不灭的星辰》《碑》《北海的风》等,相继在上海《小说界》丛刊发表,引起强烈反响,圈粉无数。《小说界》主编、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江曾培,就他小说的思想涵量和艺术特色,作个专题跟踪评论,褒奖有加。

他每有作品问世,就与我分享、交流。但我在上海《小说界》发表了微型小说《画像》《一张褪色的照片》《桥头》《雅歌》《垂钩》之等,却再也没有涉及微型小说,总觉得分量太轻,属于小儿科,从而注重点转向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创作。这引起了我们的强烈争论,但实践证明,他执着的创作之道是对的。

他的《不灭的星辰》,入选初中阅读教材作为范本;他的《远去的白帆》被《小说月报》转载;他的百字小说被文学青年效仿;小说《月照南窗》获上海首届《小说界》作品奖;小品《毛泽东与十哥》获文化部群星奖。著名的歌唱演员刘一祯、易妙英,电视剧《雍正王朝》《李卫当官》《大明王朝1566》《北平无战事》的金牌编剧刘和平,被他发现而扶携,还有电影电视剧制片人、导演、作家、企业家等……一串长长的名单背后,都有他付诸的心血。

他把文人的清高、儒雅,用于文

奶妈一直是个谜。

有一年,爷爷去广东连州挑盐,到了衡州地盘,遇到一帮土匪在开枪。他怕惹事上身,就挑着盐走了山路。

也许是缘分吧。当时,奶奶躺在路边奄奄一息,幸亏遇到爷爷才活了过来。回到家后,俩人拜堂成了亲。

头一年,爷爷将奶奶宠成了宝。后来,奶奶生了大姑,爷爷的脸阴了,有事没事砸碗顿钵发脾气。再后来,又生了二姑,接上一顿拳头便成了家常便饭。

奶奶脾气很好,整日低眉顺眼。纵是挨了打骂,也是毫无怨言地伺候着爷爷。

第三年,家里窜进了两个土匪,硬要抢走两只生蛋的母鸡。

见一家人拦阻,一个土匪大嚷,不给鸡就抢人,抢回去当压寨夫人。一个则哗啦啦开枪枪,作势要来抓奶奶。

爷爷浑身发抖,挺身护着娘儿

奶妈

三个。奶奶却将爷爷往后拉,陪笑给土匪说好话。爷爷气得火冒三丈,甩手给奶奶一巴掌,怒喝,婊娘们,滚开!

奶奶不管不顾,闪身土匪面前。突然双手一伸,蛇一样缠住了他们的腰。紧接着右脚跨出一步,身子略微前倾,再又收腿挺胸,俩人就被一边一个拦腰夹起。

动作行云流水,干净利落。看着这一幕,爷爷差点惊掉了下巴。

任凭两个土匪如何挣扎,出了屋子的奶奶驰行百十来步,到了塘边撒手一抛,溅起老高的水花。

费了好大的劲,两个土匪才爬上岸来。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表……姑奶奶!俩人磕头如捣蒜,拼命向奶奶求饶。

走吧。奶奶轻轻吐出两个字,转身就回了家里。

爷爷问奶奶,你是哪个?奶奶笑,是你们娘们。

从此,爷爷再没打过奶奶,相濡以沫过了六十年。



任凭有冰霜风雪,没有停止精灵的舞蹈。箭,一旦脆弱,也有折断的时候。雄鹰高飞,羽毛受损,也有飞不起的时候。

我的担心终于来了。

在我身体有恙的时候,我没有告诉开善兄和亲朋好友,我干脆关掉手机,杜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进行病体的自我调节。我的病稍一好转,打开手机,就看见无数个来电和信息,于是立马就联系他。他在电话里声音很小,有气无力。

我们见面了,他依然在谈《红色橡胶》的创作,并叮咛有了这个机遇不容易,不要放弃。好在投资人又薄云天,损失了资金而不顾,依然由我们创作,这番美意很让我们感动。第二天,我们驱车去衡阳,接着大哥去检查,小妹朝霞隐瞒着大哥,把检查结果告诉嫂子和我:胃胆汁及肝到腹膜,已经是癌细胞转移,晚晚期了。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很亮也很温暖。但我们听到消息,如雷轰顶,都没有说话,只觉一片黑暗,一片冰凉。

2020年10月5日,我赶往医院。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是因为4号晚上的一个梦。我梦见漫天的海水拥向一座孤岛,孤岛上有一个消瘦的背影,被海水漫卷吹打,几次跌倒又几次爬起来,显得是那么孤立无援,那就是我的大哥。

到医院见到大哥,他已经沉睡,我希望他醒来,和我说话。然而,他再也没有醒来,时间在10月5日晚上11时45分。

大哥,这座孤岛被海水淹没了,他身边还站着他的亲人和好友,呼唤着他的归来。月落月升,潮涨潮落,大海的深处蕴藏着明珠,那就是我的大哥。

衡山之南(九首)

■甘建华

在衡南县城听渔鼓

渔鼓响处,乡音道情袅袅而来斯土斯民催生的曲艺曾出现在王夫之的笔下——晓风残月,一板一槌而我脑海中萦绕的,则是茅洞桥,新屋坪上空的一钩新月瞎子谢昭美,眼中笑意盈盈弹唱着拿手好戏《三姑记》悲情的念白,绕梁的余音令祖母百听不厌,泪水涟涟

演播厅外,荷风拂过九曲湘江金丝桃和双英决明金黄耀眼舞台富丽堂皇,现代声光影炫幻唱词和格调,却非原本想象之俗之雅

远离了乡间的蛙鸣和柴扉竹编恰在此时,灯光瓦蓝,背景转换最后的演唱,挽留了将欲离去的脚步进而延续了云集茶叙,桃园故事其时龙舟正自汨罗江奋力划来端午前一日豪雨如注,琴弦铮铮忽起一阵高亢苍凉之声

茅洞桥祖山植柏记

《诗经》中圆柏是一个大词其枝叶作桧作柏一枝之间夔变虽然生长缓慢但有傲寒耐干旱的气节

寿命极长,材质极坚孔子异常喜爱之

四月柔软的风过处氤氲的水墨景深渐次拉开

荞麦半螺旋形嘴山头上祖父母安息于斯曾经奢望的柏木棺槨梦里犹自芳香四溢终于在几十年后拥有一片壮观华丽的柏林

八十八棵圆锥形柏树形同八十八个军士统一保持着古希腊神话中赛帕里西亚斯的姿势庄严,沉静,肃穆,恭谨世间闕寂,天宇中似有一声轻咳

而那咀嚼过柏叶的兔子呢?那啃啮过柏枝的老牛呢?

芒种日三塘采艾蒿

仲夏开始了,空气中弥漫着苦涩的味道让人心安的味道艾蒿亭立,似羞怯的村姑静静地细诉乡间心事沧桑的容颜,如同冰霜任凭雪亮的镰刀拦腰斩断尘世的根缘在人家的门楣,化作一柄驱妖避邪之剑在人家的碗底以青团的温柔与醇香唤醒贪爱而美好的曩昔啊!亲爱的祖母,您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矣!

清竹村水稻

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的确是现实一种。第三代杂交水稻每穗总数390粒,平均亩产1046.3公斤,甚至再增加四五百斤,也都不在话下清竹村,名不见经传的山冲一禾九穗,测产神农氏的传说

田土还是那些田土,风信却变了阳光刚好,雨露和秋霜刚好禾需过分精耕细作,技术和精力氮磷钾肥,分蘖,扬花和灌浆都是常见的业态。稻种婚配自由生长期缩短了,产量却节节攀升试验田,稳健地走向农家粮仓

玉塘岩的一粒稻种,万余年后在湘江中游衡南,嘉禾蔚生田舍翁,正在成为上天的恩宠苍满世界的老汉,袁隆平确有盖世神功。管仲的千秋家国梦,仓廪实与衣食足丰盈圆满,八音齐奏

莲湖湾泛舟

所谓莲湖湾,有湖,也有湾更有千百亩青青的莲叶或红或白的菡萏,点燃浩荡的水面。我们乘坐铁壳子驳船

不疾不徐,静观两岸的房屋,炊烟,牛羊,与荷锄老者,树下钓叟互为风景有人借湖水,比兴露水晶莹而我眼中所见,一段段深绿的丝绸,在船梢的慢慢撕裂中,泛起一波波有质感的浪花,似乎可以拉扯起来杜宇声声,骤雨后的晴空彩虹突现,前方码头边身穿青布长衫,头戴方巾的王夫之,腋下夹着一柄桐油纸伞,细声垂询牧童斗冷隐士蒙圣功安在?此际,味道很浓的荷香慢慢地飘过湖面,拱桥那边隐隐传来湘江渔歌

烟塘陈家

烟塘在衡南县城东乡来水流经它的身旁离江口乌洲不远的村落仿若一颗明珠藏于深山红色的土地十分肥沃插根筷子都能长成大树竹节芒比别的地方气势高壮美人蕉黄的比红的娇艳南瓜也有几种不同的形状家家农舍实乃乡间别墅城里的画家只好望洋兴叹整修过的水泥塘坝蓄养着金黄色的鲤鱼欢跳上七月半的厨案湘东陈家神龛前在外打拼的子孙们回乡排队默诵: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车江垂钓记

车江的古音是掐光(qiā guāng)曾为衡南县第一大镇有名的渔米之乡我少年时代向往的地方

那时并不知道神农氏于此布五谷仙根书院藏书逾十万册不知道古色古香的杨氏宗祠大塘街上飞奔着李家昆仲

却知道湘江南来到此而有回旋知道鱼类在河里潜泳人在桑树上垂竿

高山流水之风悠然可期

八月烈日下应召而至车江渡仿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江水滔滔如心事绵绵鱼,鱼,鱼,我之所欲也

无望而守望的坚持之后慈悲的垂钓者成了小小的赢家就地架灶,柴火烹煮晚风中飘过鱼的鲜味和哀愁

问路归园

再一次造访归园,依然几度迷路秋天的蝉鸣,一声紧似一声烈日下,焦躁的天气腾焰飞芒沿七彩百草丛逶迤,旷野之生机

山道已不复旧貌,潜伏台海的人王雪纷飞,覆盆下的铁血丹心依靠灵魂的导航仪,狐死必首丘家山,在天荒地老的大乐阜

噫!郎舅四兄弟,弟兄三将军半世纪前的英烈,比影视更真实唏嘘声中,金黄耀眼的七里香之上,秋蝉的鸣叫益发高远

菩萨崖诗会

衡阳东极,衡南县与安仁县界山宝盖菩萨崖,山水间的类丹霞地貌高耸于陡峻之巅,吾侪偶然为峰大地静谧,白鸥梅摇曳淡淡的馨香拂绿辽阔的天宇。田野上空飞过七八只白鹭,啾叫焦灼而嘹亮从未听闻过的声音,正是求偶季节羡慕尘世男女。手脚并用爬攀爬爬侧目镶嵌于崖中的小寺,僧侣挂单远游,将山头拱手让给诗人和爱诗的人间。音乐铮铮响起且让某面向西方,两百里外湘西草堂

向王夫之献上后学敬意,借其一缕不羁的才气,为此地接续上湖湘文脉山的那边,晚清醇儒欧阳厚均夜读油灯仍燃。祈求世界无恙的成人家教良好的孩童,各有飞翔之心看云淡风轻,似见观世音挥动拂塵多么美丽的辰光,铸就菩萨崖的吉祥